

五桐
著

Love the way
you try

宠妻有道2

爱你，
是赌上全部。

♪
完美结局
新增独家番外

//
宠妻99式
“只要你还爱，我就不放手。”
//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NO. 1, XINJIANG ROAD, NANJING, P. R. CHINA 210000

宠妻有道²

五桐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宠妻有道. 2 / 五桐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594-0795-5

I. ①宠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6298号

书 名	宠妻有道. 2
作 者	五 桐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唐 婷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唐 婷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70千字
印 张	21
版 次	2017年8月第1版,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795-5
定 价	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第一章 /001

告白·我喜欢

从小到大，我运气都不赖，

可以借给你点。

第二章 /024

冷战·圣诞节

我从不给违心的祝福。

第三章 /062

中毒·离别恨

为你一个人演奏。

第四章 /086

珍藏·存愧疚

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珍藏。

第五章 /121

做戏·合作方

商木棉，你不擅长撒谎。





第六章 / 165

慈悲·被拯救

别再为我做任何牺牲了。

第七章 / 197

筹码·放过我

只是你不适合现在的他……

第八章 / 216

婚礼·梦成真

真好，你还活着。

第九章 / 277

不见·不相忘

我只是没办法和他在一起而已。

第十章 / 314

奇迹·另一半

故事有开头，没有结尾。

番外 / 325

第一章

告白·我喜欢

想起之前连清和打来的电话，应该是告诉她齐叔叔过来的事吧。

木棉朝齐副总笑笑：“齐叔叔，您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上午。”齐副总笑道，“想请你吃饭，可清和说你太忙了，这不，我亲自过来了。来来来，快上车。”

木棉微笑应着。见她宝贝似的把大提琴护在怀里，齐副总调侃道：“你这么喜欢大提琴，清和不会吃醋吧？”

一句玩笑话而已，连清和没吭声，黑眸盯着木棉，后者笑得有些僵硬：“怎么会呢。”

连清和微不可察地挑下眉梢别开脸，她倒是记得自己的身份，随时都能尽好本分啊。

这是辆奔驰六座豪华商务车，乘客区的座位是面对面的，木棉上来小心翼翼地将琴靠在旁边座位上，连清和看在眼里，嘴角上扬了些。

他决定原谅她了。

车子开动，齐副总体贴地问：“木棉，想吃什么？”

“我不挑食的，您喜欢什么咱们就去吃什么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今晚你可是主角呢！你的广告，为我们环宇赢得了那么好的口碑，我可是代表总公司过来专程表示感谢慰问的！”

连清和侧过头，皱眉道：“不是专程过来看我的吗？”

木棉看向他，眼神不由得抵向他的肩膀……

她记得，受伤的部位在那里。

齐副总大笑：“顺便顺便！你就别吃木棉的醋了，反正你们小两口都是一家的！”

木棉的笑愈渐僵了，抬眼就会触上另一双黝黑的眸，眼神都不知道往哪搁了。

最后，去了家私人会所，连清和是那儿的会员。木棉以前打工的时候听同事提过，这里的会费一年都是几十万。

经理热情地上前接待，大部分会员也都跟连清和认识，他应对起来游刃有余。木棉跟在他们身后，偶尔抬头看去，金碧辉煌的颜色打在他身上，尊贵得让人眩晕。

分处于不同世界的界线，此刻则变得清晰。

室内温度很高，身边过去的都是着短袖旗袍、露胳膊露长腿的美女，木棉才发觉自己裹得有点严实了，热得直冒汗。她刚刚脱下羽绒服，就被人顺手接了过去。

她抬头，正对上连清和的背影。

他将她的衣服挂在臂弯里，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仍与齐副总说话。有服务员上前，体贴地想要接过来，他礼貌地摆手拒绝。

木棉脸红了，她想，一定是这里空调温度太高的缘故。

席间很愉快，齐副总十分健谈，不停地夸木棉有潜质，一定会成为明星的。木棉都被他夸得不好意思，找了个借口离开房间，出来透气了。

齐副总这时慢慢放下杯子，似笑非笑地望着连清和：“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连清和反应很淡：“不急。”

“你不急，你们家里可急着呢！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是被委以重任，只要你给个明确的日子，我就好回去复命了！”

“我的事，我自己决定。”

齐副总叹了口气：“清和，做叔叔的要说你几句了，你还要跟你家怄气到什么时候？你爷爷不是都说过了，只要蔓菁愿意，她随时都可以回连家，改回连姓！现在是她不肯啊！唉，兄妹俩都这犟脾气！”

连清和点了支烟：“心要是伤了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缝补好的，更何况是被亲情。”

“就为了替蔓菁出这口气，你要一直耗下去？”隔着薄薄的几缕烟雾盯着他，齐副总沉了声音，“你这位未婚妻的过去，你们家应该早就清楚了。”

连清和夹着烟的手一顿。

“若按你爷爷以往的脾气，恐怕早就把你们给搅和散了，他没那么做，你就该猜到他是想示好。老爷子心气那么高，这可不容易啊！”

连清和又吸口烟，手指弹弹烟灰：“齐叔叔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麻烦您带句话吧。”

齐副总马上点头，连清和抬眸：“蔓菁的事我无力再改变，但是木棉，别说是想动她的脑筋了，就连靠近她都别想。”

齐副总愣了：“清和，你……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是你爷爷，不是仇人，关心你总没什么错吧！”

“所以，我也只是让您带句话，没干别的。”

齐副总错愕地看着他。

这时，木棉推门进来了，连清和将烟按熄在烟灰缸里，顺势用手扇了扇烟雾。

齐副总也没再提这茬，两人继续聊公司的事。木棉微笑倾听，可清亮的眸却像被心事缠上了。

连清和的爷爷……

连家的背景，她曾有所了解。

连清和的爷爷是满族正白旗后代，连爷爷又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解放后便带着全家去了新加坡定居。这样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大家族，连清和自然从小就被备期待。

人家的家事她无权过问，但若是和自己扯上关系那就难以心安了。

时间差不多了，齐副总也喝了不少，连清和让经理在楼上直接安排房间。出去时，他接过木棉手里的包，将羽绒服扔给她：“先穿上，外头冷。”

齐副总望着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清和啊，除了蔓菁，可从没见过你这么照顾过谁呢。”

木棉尴尬地低下头，连清和目光坦然，颊边挂着略浅的笑。

三人走出餐厅包间，迎面走来一拨人，木棉抬头，脚步顿了顿。

是阿骞……

裘垣骞和助理，还有两位董事在这儿吃饭，看到木棉时光顿时就变了，原本挂在脸上的笑也在收拢。

“哎呀，齐副总！居然在这里碰到了，真是巧啊！”周董即刻热情上前，与齐副总握手。

“周董，咱们可是有大半年没见了，上次见面还是在T市的竞拍会上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

裘垣骞将视线锁定木棉，她跟连清和在一起的画面，就是碍眼！

徐强在他身后轻轻提醒：“总监，快跟连总打招呼啊！”

裘垣骞笑了，几步走过去：“连总，真是巧。你也是这儿的常客？呵呵……看来咱俩品味还挺接近。”

连清和慵懒地抬眸：“以为这里清静，没想到还是碰到不少熟人。”

“呵呵，您光明正大的，还怕碰到熟人？”

“私人时间，和自己家人聚聚，不想被打扰。”

“家人”这两字，又刺到了裘垣骞。

徐强有点蒙，好像闻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，扑面而来。

木棉听着两人对话，眉头皱下。

余光扫到连清和拎在手里的包，裘垣骞的眼里立即就要喷出火：“连总真是体贴呢，连替女人拿包这种事都不介意。”

“嗯，怕她累着。”

木棉：“……”

她知道阿骞心里不痛快，但连清和的反应也是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，只觉得被这一波

波的冷空气，刺激得脑仁都疼。

上前，她低声：“我自己拿吧。”

连清和瞥她一眼，声音不大，口吻不善：“跟我出来，还用得着你做这种事？一边去，刚才不是说头疼吗，别站在这吹冷风。”

徐强立即抬头找出风口，这有风吗？没觉得啊！

木棉被他一句话堵得死死的，当着齐副总的面不想再争，依言退后站在一边。

裘垣蹇冷眼看她：“连总和……未婚妻的感情真好，真让人羡慕啊。”

连清和挑眉，理所当然的模样：“可以羡慕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”

木棉去看连清和，目光变得复杂，他是成心的吧。

裘垣蹇暗自捏紧了拳头，一双眸却带笑：“这么有自信？”

徐强倒吸了口气，这两人你来我往地针锋相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到周董和李董调过来的视线，他立即提醒：“总监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裘垣蹇对连清和微笑：“连总，那么……咱们回头见。”在经过木棉身侧时，木棉刻意避开他的视线。

经理这时过来在连清和耳边说了句什么，他点头，又对齐副总说：“齐叔叔，房间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
看到齐副总脸上的笑，木棉突然反应过来什么，再去看连清和，有些意外。没想到，他也会安排这种事……

“走吧。”连清和转身看木棉。

两人并排走着，连清和不紧不慢道：“这种事，对于男人来说，很平常。”

木棉歪头看他：“男人对这种事总会有很多理由和借口，同类眼中就更是正常了。”

连清和停下，突然说：“我不是同类。”

他稚气的样子让木棉扑哧笑出声：“干吗这么认真？我就事论事，没想要批判谁。”

他执着地强调：“我不是同类。”

“我没说你是啊！”

“你那意思已经把我归类了！”

“那也是因为，你刚才说这很平常，我才会这么想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还是这么想。”

木棉语塞，无奈望他：“我真没有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他又迈开步子，走在她前面，“我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会用行动向你证明。”

她轻笑，这会儿一本正经的他，和刚才那个“深谙此道”的连清和还真是画不上等号。

车内，一片阴云密布。

徐强坐在驾驶座，浑身直冒冷汗。

坐在后座的男人抽着烟，冷冷盯着前方不远处的商务车，直到连清和带着木棉离开，他还在原地。

半晌，徐强犹豫出声：“总监，咱们……”

裘垣骞将烟按在烟灰缸里：“走。”

“哦。”

徐强发动车子驶上公路，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后座的男人。裘垣骞正眯着眼，后脑抵在座椅上，脸颊掩在阴影中，看不清表情。

徐强纠结半天，问：“总监……您是不是……对连总的未婚妻也有意思啊？”

他沉声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徐强点头：“我看八成是！”

裘垣骞歪着头看他：“为什么这么肯定？”

他并不排斥这种猜测、绯闻、传言、流言蜚语……随便什么都行，只要把他和木棉扯上关系的，他就不讨厌。甚至，还有点沾沾自喜。

“我要是直说了，您可别生气……您看她的眼神，恨不得要把她吃了似的！说没有奸情……呃对不对，说没有意思我都不信！”

他没回答。徐强扫一眼后视镜，身后的男人又退回到阴影处。

将木棉送到家门口，连清和主动拎着一大提琴下来，木棉跟在他身后。

小区门口站着两人，一男一女，一个高大英气，一个娇俏可爱。似乎闹起了别扭，女人赌气别开脸，两手捂着耳朵：“我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……啊啊啊有人在说话吗？”

看到她这么幼稚的举动，男人哭笑不得：“云忆，你这样……我没法解释啊。”

女人一瞪眼，放下手：“让我在电影院里跟个傻瓜一样干坐两个小时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说你去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老娘可乐都喝两瓶了，厕所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！你人影呢？”

“我那不是出任务嘛……”

“打电话关机！我又不敢随便离开，生怕你回来找不到我！”

“有规定……”

“云忆？”木棉放轻脚步靠近。

云忆见是她，立即缠上来：“木棉，你家有地方吧？我今晚要去你那儿睡。”

男人的脸色变了。木棉愣住，看看她，又看向对面的男人，身材高大，俊逸潇洒，竟有点面熟。

连清和也过来了，对他略一颌首：“翟警官。”

“连先生。”

木棉这才记起来，他就是去医院里碰到的那位警官！再去看云忆，木棉恍然大悟，小声问：“他就是你的那位人民警察同志？”

云忆脸颊微红，默不作声。

翟今许上前打招呼：“翟今许。”

“我是商木棉。”

云忆马上拉过她：“我肚子饿了，上楼给我煮面吃！”

连清和对木棉说：“你先上去吧，我和翟警官有话要说。”

“嗯。”

翟今许想到什么，朝快步走的女人喊：“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！总之，今晚不算，你别想赖账！”

云忆虽然脚步没停，扭头对他扮个鬼脸，“想得美！”

扭头对上木棉揶揄的眼神，她故作不在乎地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……答应了今晚和他在外留宿而已。”

木棉震惊，两人回到家里她才追问：“云忆，你的胆子太大了吧！你们两个才认识多久？！”

云忆说：“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不能用时间来衡量，时间是个特抽象的概念，有些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分手，还非得不要脸地赖给几年之痒！要我说，不管在一起多久，还是得看他是不是对的那个人。”

木棉听罢沉默了。云忆笑咪咪的，话题不知怎的就转移到她身上：“你刚才跟连清和分开时，知道自己那依依不舍的小眼神有多肉麻吗？”

木棉一怔：“你别乱说，我没有。”

“我连哥知道你对他动心不？”

“付云忆！我再说一遍，我对他根本就没有……”

云忆突然掏出化妆镜送到她眼前：“你的脸就差写上‘我正在发情’四个字了！”

木棉一怔，闷声：“那是五个字。”

云忆反应过来后，捧腹大笑：“我服了！”

木棉瞪她，扭身进厨房煮面了，云忆跟在她身后：“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动的歪心思？是去尼泊尔的时候吗？貌似，也就那段时间有机会……”

“还想吃面吗？”

“……我去看电视了。”

接到阿骞的电话，木棉披上羽绒服下了楼。

他站在寒风中，指间夹着烟，燃着的烟头被风吹得时而明媚。

她走过去，昂起头望着他，裘垣骞只穿一身西装，一身冰凉的味道。站在苍茫天地间，显得格外孤寂，萧索。

他突然扯住她，低声说：“别和他见面了，好不好？”

木棉一阵沉默，他有点心慌。

“阿骞，”她昂头看着他，眼神干净得透亮，就像被阳光照亮的湖面，“我们都应该尝试走出去。”

他想问，是你一个人想走出去吧。可话到嘴边，始终没能问出。

一阵风刮过，她紧紧衣襟：“去朱哥的便利店坐会儿吧。”

两人进了朱哥的便利店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有气无力地趴在柜台上，看到两人忙打起精神：“哎哟，大明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木棉不好意思了：“才不是什么明星呢，朱哥，你别开我玩笑了！”

说话的时候，裘垣骞已经动手去取面了。朱哥朝那边看看，小声问：“木棉啊，我没事的时候搜过你的新闻，网上怎么说你还是一家大公司老板的未婚妻呢？”

木棉只能无奈地一笑，这么复杂的情况还真没法解释。

她和阿骞两人坐在便利店里吃面，朱哥继续趴在柜台上，盯着手机里的照片唉声叹气。

裘垣骞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失恋了。”

裘垣骞一怔：“恋谁了？”

“云忆。”

“她？”裘垣骞一听，立即放下筷子大步走向朱哥。

木棉愣住，他来到柜台前，眼神里有丝邪气，装作不经意地问：“有女朋友吗？”

朱哥低头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店里忙，哪有时间交女朋友啊。”

“有看上的没？”

朱哥挠头笑：“有倒是有……呵呵，不过人家也不可能看上我……”

裘垣骞二话不说，将手机掏出来，在屏幕上刷了几下，顺着柜台递过去：“随便挑。”

朱哥狐疑拿起，随即瞪大眼睛，圆润的脸颊涨得通红：“这……这些都是……”

裘垣骞问：“还算满意吗？”

朱哥咽了咽口水，不太明显喉结上下滑动一下。望着满屏的大长腿眼睛都有点花，喃喃地说：“都好漂亮……”

裘垣骞勾起唇角，探头看一眼：“喜欢哪个？”

“这……还是不要了吧……”

“我让你挑，你就挑！”

“我看算……”

裘垣骞目光骤寒：“挑！”

朱哥一哆嗦，伸出胖胖的手指，“这个。”

“这个？”裘垣骞扫一眼，拍拍他的肩，“眼光不错，等我消息吧。”

朱哥更加难为情了。

裘垣骞坐回去，木棉好奇地问：“你给朱哥看什么了？”她要手机，他不给，“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最后，拗不过她，还是乖乖递过去。

看到他堪称豪华版的朋友圈相册，木棉也被惊到了：“这些都是谁啊？长得都跟明星似的，真好看！”

袁垣蹇一撇嘴：“都跟从一个生产线上下来似的，哪好看了？”

木棉用手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问：“朱哥刚才看中的是这个吧？”

袁垣蹇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有股古灵精怪的劲儿，特像云忆。”

“.....”

袁垣蹇郁闷了：“他怎么就非喜欢那种汉子一样的女人？”

木棉把手机还他：“不是有多好，只是对的人吧。”

说完这话，她愣了。

木棉回来的时候，云忆刚刚挂了电话。

“今许刚才说，通缉犯还没线索，上面怒了，悬赏奖金已经提到了三十万。”

木棉知道云忆说这话的意思：“警察不是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吗？”

“那也护不了一辈子啊！我要是那个逃犯的话，我当然也是先找地方把自己藏起来，待这阵风声过了再回来报仇！”

木棉听了这话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

连家是正白旗，有世代习武的好传统，他应该多少会一些防身术吧？可只要想到潜伏在黑暗中的杀人狂正伺机而动，她心情就沉重得很。

下午，木棉还在琴房练琴，杨幌就兴冲冲地进来：“成了！成了！”

木棉放下琴弓：“老师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”说完，她想到什么，眼眸一亮，“是不是您昨晚相亲成功了？”

杨幌一愣，脸色登时就红了，轻声训道：“别瞎说！”

“啊？又没成功！您不是真想打一辈子光棍吧！”

杨幌激动地来到她跟前：“比赛，联合高校的比赛！系里刚刚定了，咱们专业由你和荀朗去！”

木棉不可思议道：“我？”接着摇头，“不成！不成不成！我现在的水平，哪里有什么资格参赛啊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伶俐的学生啊！”

嘴上说着拒绝，心跳却难抑兴奋地加快节奏。

比赛……对她来说，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夜又介于隔世之间。可不论过去多久，再听到这两个字，仍旧可以轻易唤醒体内沉睡着的另一个她。

“这一次系里算是破了例，先招收你作为咱们学校的特招在职本科生，然后再推荐你去参加非专业组考试，通过初试后，立即推荐你跨升到专业组比赛！届时你就和荀朗一样有资格了！”

听杨老师兴奋地说着，木棉有些恍恍惚惚，也许是被好运抛弃太久了，她不太敢确信

这么好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！

“快看看，这是非专业组比赛要求的曲目……自选中国作品一首不短于四分钟，还有自选小品一首，时间不超五分钟……奏鸣曲或协奏曲的一两个乐章……”

“另外，我们需要在皮亚蒂或帕克尼尼随想曲中任选一首曲子，还有巴赫的无伴奏组曲第四、五、六首中的序曲，挑其中之一提前录好DVD寄给组委会……对你来说，还是巴赫的伴奏组曲更容易发挥……”

杨幌又说：“至于下周的广告拍摄，你不用担心，依你目前的《天鹅》演奏水准，已经足够胜任拍摄了，比赛与拍摄是不会发生冲突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您不是说，我还差得远嘛……”所以，她才没日没夜地练，丝毫不敢懈怠。

杨幌得意道：“如果不这么说，你再骄傲自满怎么办？”

事实是，木棉是属于大提琴的，是能够给种乐器赋予美好灵魂的人，她对大提琴的领悟力，是他见过最高的。

木棉重拾大提琴学习后，他也曾忐忑担忧过，可听到她每天都在进步的琴声后，他的心早就安安稳稳地放到了肚子里。她的才华，并没有被时间洪流吞没。

“清和那边我也通知了，他没什么异议。能够感觉得到，他还是支持你的。”杨幌说这话时，望了木棉一眼，“木棉，清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”

木棉只是垂眸：“他真的很好。”

但谁知她会不会是他对的那个人呢？

接下来的一星期，木棉被杨幌一脚踹进了疯狂的地狱模式训练中。课时也从每天两小时变成全日制，几乎一整天都在琴房里泡着，这可乐坏了荀朗，期待会近水楼台。

这一天要练合奏，木棉随荀朗去了钢琴系的独立练习室，钢琴系的一位学生正等在那儿，今天是和木棉的第一次合奏，木棉很紧张。荀朗一直在旁边给她打气：“木棉，没事的！小方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已经配合过很多场表演和比赛了！”

叫小方的年轻男孩也玩笑道：“早听说杨教授收了一位关门弟子！没想到这么漂亮啊！是学妹吧？大一还是大二啊？呵呵，我大四了，你叫我方哥就行……”

小方话还没说完，荀朗就照着他的脑袋拍了下：“说什么呢！人家比你大，别这么没大没小的，快叫姐！”

“真的假的啊？”小方不敢相信，见木棉笑着报出年龄后，才不可思议地直摇头，“不像不像，真的一点都不像！”他还是不愿意叫姐，也就随了荀朗叫名字。

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让木棉渐渐放下了包袱，很快就投入到了练习中。

原本是间普通的练习室，可外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聚集了听众，先是一个，后是一群。

木棉没觉察，随着手指飞舞，弓子弹跳，一连串美妙的音符倾泻而出，涓涓细水似的连绵悠长，又似被沉浸在历史长河中的空旷回音，从耳膜震荡到胸腔，成了午夜梦回的余韵，停留在记忆深处。

苟朗站在她对面，怔得目光一瞬不瞬。

不再是隔着电脑屏幕才能感受到的女神风采了！此刻的木棉，不够华丽，不够惊艳，她安安静静地坐在练习室中拉奏，可只要有她的地方，随时都可以变成最华丽的舞台，最高级的演奏大厅，最美的街头……

而她，仍旧是个演奏大提琴的姑娘，不急不躁，悠然自得。

渐渐，苟朗的眼睛湿润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视线竟被眼前这一幕给模糊了。

他在她的琴声里听到了一个的故事，故事很苍老，甚至凋零斑驳，但他就是被这个故事吸引了！他想要读到最后，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，是悲，是喜，还是幽幽叹息。

小方的钢琴声紧紧跟随木棉，时不时地抬起头去看一眼斜对面的姑娘。

作为钢琴系的高材生，还没毕业就已接到几家交响乐团的邀请，他的才华是众所周知的。以往为管弦系其他专业合奏时，他的风头都会盖过参赛选手，以至于后来没人再请他合奏。

老实说，要不是看在杨教授的面子上，以小方目前的资历，说什么都不会给木棉这样的业余作陪。但是现在，他却被这姑娘的琴声给震住了！

她的技巧未必有多高超多惊艳，甚至，他能听出其中许多生涩，可她却赋予了音乐另一种味道和意境，随着她的琴声一起，走过雨天的江南小镇、走过开满油菜花的田野、踏过林荫小路……

哦对了，是自然的味道！就像呼吸一样的感觉。

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，不同的人，演奏不同的人生之旅。

每一程，都可以独立精彩。

门外的听众，鸦雀无声。

杨幌站在那些学生身后闭眼聆听，脸颊动容得能看出肌肉微微跳跃的痕迹。从她的琴声里，他听到了另一种蓬勃的生命力，那是用心注入的。

一曲终了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正要转身离开，抬头愣了下：“严主任？”

严主任站在一堆学生的最后，待杨幌走过来后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杨啊，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宁愿赌上一辈子的教师资格，也要保她进咱们学院！”他抿紧唇，拍拍杨幌的肩，“好好培养吧，是棵好苗子。”

那一刻，年近五十的杨幌居然红了眼眶，替木棉开心，更替自己骄傲！

看，他一直都知道，那丫头能行！

又是一星期，木棉忙得团团转。隔了这么久才开始重新练习大提琴，不到一个月就去参加比赛了，这感觉像坐云霄飞车，只能疾速向前，没有任何缓冲时间。

短期内就要准备好参赛曲子，是个难度很大的挑战。还好木棉记谱能力极佳，听过一遍的曲子，基本就能顺下来了。杨幌对她是全力支持，其实木棉明白，他是想弥补之前那次比赛失利的遗憾。所以，就算是为了杨老师，木棉也会拼尽全力，不再错过。

第二天是比赛，地点在D市音乐厅。

下午的课结束后，杨幌提议出去吃饭，带她去了家老字号。

一下车木棉就笑了：“我还以为要去吃涮羊肉呢。”

“哪能总吃那么燥的东西啊。”杨幌带她走进餐厅，生意依旧火爆，进门就听到了熟悉的吆喝声：“爷，姑奶奶里边请！”

服务员直接将两人带到里面，木棉抬眼就看到了荀朗和小方。

“原来你们也在啊。”

“教授请客，我们当然得来了！”

荀朗想坐在木棉旁边，被小方直接拎了过来：“美女可不能你一个人独享！过来跟哥一起坐情侣卡座。”

“我才不要呢！”

“乖……”

这时，服务员已经将菜陆续端上来，木棉低头喝水，刚好看见一截白衬衫的袖子，袖口卷着，手腕上一块古董表。

木棉愣了愣，抬头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
连清和朝众人打过招呼，径直坐到木棉旁边，左手习惯性搭上椅背。

木棉还是有点发愣，不是没想到他会来，只不过……真看到了这个人，会情不自禁在心里竖起一道墙，隔着心，隔着他。

荀朗坐对面，显得有点局促和尴尬，毕竟，他心仪的姑娘，正被这个男人以“占有者”的姿态守着。

连清和对杨幌说：“干爹，我让厨房做了几道招牌，待会儿加餐。”

杨幌笑笑：“嗯。”

他看连清和，像看儿子，更像看女婿，心里头满意得很。

小方小声问荀朗：“这是谁啊？”

荀朗闷闷的，可还是回他：“木棉的……未婚夫。”

“未婚夫？”小方很诧异，从荀朗窘迫又失落的眼神里明白过来了什么，也没再多问。

连清和清凛的眸光扫过对面，头凑到木棉耳边：“不给我介绍一下吗？”

木棉浑身一颤，被电击似的，身体僵紧了，声音也绷着：“这是连清和……荀朗，小方。”

连清和主动与他们握手：“你们好。”之后，拍拍木棉的肩，勾唇浅笑，“木棉让你们费心了，所以今天我做东，聊表心意。”

木棉的脸颊隐隐发热，抬眸看杨幌，小声嘟囔：“怪不得专挑贵的点呢！原来，您一早就知道有人会买单埋单啊！老师，这样可不行啊，太狡猾了！”

杨幌愉悦道：“我给清和打电话的时候，是想请客来着，可他非得要请。我又没他赚得多，当然就不跟他争了。”

小方扑哧笑出了声：“教授，那我们没您赚得多，是不是以后可以跟着您蹭吃蹭喝啊？”

“行啊！只要你明天帮木棉赢了比赛，随便你蹭！”

小方乐得直拍手：“木棉！咱俩一定要成功！我对你有信心！”

木棉笑笑，这里气氛热烈，所以大家也都不拘谨，苟朗只管低头猛吃，小方陪着杨幌喝了两杯。

木棉吃得不多，时不时地嗅到身边熟悉的薄荷烟草味，这才惊觉，其实他烟瘾挺重的。

“木棉，”身边的人突然出声，“你最近在躲我。”

木棉立即严肃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嗯。”

连清和玩味似地掀掀唇角，给她夹菜的工夫又凑近了几分，木棉缩到一侧，他顺势靠得更近。木棉抬眸：“你能坐过去一点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位子不舒服？”连清和淡然看她，“还从没有客人反映过呢。”

“没有不舒服，就是……太挤了。”

连清和拉住她的手，把她往自己身边拽了拽：“那你坐过来些好了。”

木棉无语了，对面几道视线飘来，木棉的脸又红了。

外面飘起了雪花，通往后厨的门打开，两名服务员推着推车出来，将垃圾桶送到门口，又点了根烟，抽完后才进去。

马路对面的电话亭里，蜷缩成一团的黑影慢慢站了起来，目光直视餐厅方向，锁定在靠窗的位子上。

脏兮兮的脸上，慢慢露出兴奋的笑……

第二天，比赛现场，大多是些年轻面孔。

木棉和苟朗还有杨幌先来到音乐厅，首先是专业组的，之后才是非专业。

苟朗大大小小的比赛也参加过不少，整个人的状态非常放松，一边和杨幌聊天，一边还要安慰木棉：“不用紧张！业余组的水平比你都差着呢！你闭着眼睛都能赢他们！”

木棉一本正经地摇头：“我现在还算是半个门外汉。”

苟朗并不赞同，他第一次听到她与小方的合奏时，那种惊艳的感觉直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！

杨幌不时看看手表，看上去比木棉还要紧张。拿到了号码牌，他说：“木棉啊，你上去之后什么都不要想，安安心心地拉完曲子就好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木棉抱着宝贝大提琴，悄悄将抖着的右手藏在了身后。

望着前方舞台，比十几年前的学校礼堂要气派许多，即使是业余组的选手，看上去也都十分专业。木棉搂紧了琴，祈求获得多一些的安全感。